

论金代文学对陶渊明的接受*

——以蔡松年为例

于东新 石迎丽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内蒙古通辽 028043)

摘要: 金代文学的陶渊明接受具有鲜明特色和文化取向,而蔡松年之陶渊明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金源文坛陶渊明接受的主要方向。概而言之,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陶诗艺术的接受,即在平和淡远诗境、清朗朗澈风格以及自然率真语言等方面,蔡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二是对陶渊明人格思想的追求,蔡氏或对陶高尚人格的倾慕,或对陶隐逸情怀的向往。但在慕陶、效陶中,蔡氏亦有自我面目,即蔡氏“雄放清劲”的文风不同于陶诗的清新自然。同时,蔡氏对陶之人格的继承是不彻底的,甚至流于形式,其人格境界无法与陶比肩。而这些正是金代文学陶渊明接受的基本特色。

关键词: 金代文学 陶渊明接受 蔡松年 艺术与人格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3)01-0001-(05)

早在立国之初,金人即奉行了“借才异代”的文化政策,广泛收罗辽、宋文人为己所用。清人庄仲方论曰“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1]这样,就使得金代文学获得了较高的艺术起点。也正是在此政策的影响下,金人沿袭了许多北宋文学的传统,其中慕陶、效陶的风气也风行了百余年的金源文学。然而,由于金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内杂居着女真、汉、契丹、渤海、奚、高丽等多个民族,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渗透乃至交融成为其基本的社会现实,所以无论文化环境、地域特色,还是创作主体的心态及审美取向,金源文学皆迥异于北宋文学,显示出自我独立的面貌,其中对陶渊明的接受和学习亦然。作为金初文坛的领袖人物,蔡松年一生仰慕、效法陶渊明,虽然其人格境界、艺术水平无法比肩渊明,但在百余年的金源文坛上,蔡氏对陶渊明的诠释、接受之特色却

有肇始、定调之功。所以,蔡氏效陶是我们考察金代文学之陶渊明接受的一个颇有“意味”的窗口。

一、蔡松年对陶渊明诗歌艺术的接受

关于蔡松年对陶渊明诗歌艺术的继承,本文以为可从如下方面观照:

(一) 对陶渊明平和淡远诗境的效仿

陶渊明的田园诗将生活诗化,营造了平和淡远的诗境。蔡松年努力学陶,其诗词中也常常体现出对平和淡远诗境的效仿。如其《淮南道中》:

南渡国不竞,晋民益疮痍。陶翁遂超然,不忍啜其醜。北窗谈清风,慨望羲皇时。道丧可奈何,抱琴酒一卮。

陶渊明面对晋室的黑暗,百姓的苦痛,选择了归去来的方式,寄情于酒。蔡松年同样面对着朝代的更迭,百姓的流离,他渴望象陶渊明那样卧于北窗,面沐清风,琴酒相伴,做一个真正的“羲皇上人”。这种平和淡远艺境的追求与陶渊明是极为相似的。又如蔡松年《庚戌九日还自上都,

*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2YJA751075)及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编号2012D103)之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2-09-25

作者简介: 于东新(1968-),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在站博士后,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辽金元民族文学。

饮酒于西岩，以“野水竹间清，秋岩酒中绿”为韵》诗：

平生一丘壑，晚堕法家流。一点无俗物，今年真好秋。

平生所求无它，只要摒弃俗物，寻求一碧丘壑，便是今年好秋，亦是人生好秋。蔡氏所追求的是一种远离世俗的淡泊生活，而这一情感恰是诗人借冲和淡远的诗境体现出来的。

正如袁行霈所看到的：“陶诗纯以自然本色取胜，它的美是朴素美。……然而，如果仅仅是朴素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陶诗的好处是朴素中见豪华，平淡中有瑰奇。”^[2]在这一点上，蔡松年主动取法渊明，他努力营造着淡远闲适的意境，但由于蔡氏缺乏与自然冥合的生活体验和思想高度，使其诗歌意蕴远不及陶渊明深厚醇正。

（二）对陶渊明清新朗澈风格的接受

宋人对陶诗之“清新”风格有明确体认，如苏轼有言“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汝来颺，清新温丽，与柳、陶真为三友矣”^[3]（卷49）。辛弃疾更明白地指出：“（陶渊明）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4]以至连清人方东树也附会曰“陶公别是一种，自然清深，去《三百篇》未远”^[5]。在陶渊明所传世的125首诗里，“清”字累计出现32次，居于陶诗高频词的前列。而笔者据元好问《中州集》所录蔡松年59首诗以及魏道明《明秀集注》蔡松年86阕词进行统计，发现其中“清”字也出现达66处之多，在蔡氏作品高频词的排列中，仅次于“酒”（“酒”70处），位居第二。故此处即从景物、声律、气度等方面来梳理蔡氏对陶渊明“清新”风格的接受和继承。

其一，清新明丽之自然景象。统计表明，陶渊明诗歌中用“清”字来形容景物的句子共有17处，如“离鸂鸣清池，涉暑经秋霜”（《杂诗》其三）、“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和郭主簿》其一）、“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归园田居》其五）、“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饮酒》其十七）等等。而蔡松年自觉地向渊明学习，承继了其“清”的诗歌风格，其在写景抒情中，亦喜用“清”字，出现“清波”、“清光”、“清阴”、“清气”等用“清”字修饰的景物达46次之多，由此可见，蔡松年对陶渊明景物描写的继承与模仿。

蔡氏不但学习陶渊明用“清”字来描绘风景，还化用陶诗中的诗句，以表达自己与异世知音相同的内心感触，即淡泊名利、寄情山水、远离世

俗、渴望超脱。如“北窗谈清风，慨望羲皇时”（《淮南道中》其三），化用了陶渊明“北窗”之典，表达了自己渴望过那样脱俗生活的强烈愿意，然而现实生活使他无法如愿，从而生出了无限感慨。“二顷只谋他日老，五弦犹喜晚风清”（《和子文晚望》），则用了陶渊明“蓄五弦琴”之典，抒发了自己渴望归隐田园，过那种与世无争的闲适生活。“小眠鼻观先通，庐山梦旧清绝”（《江神子慢》“紫云点枫叶”），诗人的庐山旧梦恐怕就是陶渊明式的躬耕生活吧！

两人都厌恶官场的险恶生活，都喜欢田园的宁静适意，他们选取具有一定情感意蕴的意象，用“清”字作为修饰词，营造出一幅幅或清淡雅致、或清静祥和的意境，来反悔内心对自然的喜爱，对田园的向往。只是相较陶渊明而言，蔡松年用“清”时多了一些冷清，少了一丝清新；多了一点孤寂，少了一片温清。

其二，清越婉转之丝竹管弦。音乐是陶渊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享受，清谣唱出内心的婉曲，清吹能传达偶得知音的快意，清歌能传达他对贫士的怜悯同情。而蔡松年对音乐的喜爱也不亚于陶渊明。在其诗词中，常提及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以及生活中音乐的重要性。“时无陶彭泽，此曲难知音”（《丁巳九月，梦与范季雷同登北潭之临芳亭，觉而作诗记其事，以示范》），好曲无人欣赏，只能孤独聆听，知音难寻，诗人不由得生出种种感慨“佳人发浩歌，此乐当不朽”（《庚戌九日还自上都，饮酒于西岩，以“野水竹间清，秋岩酒中绿”为韵其八》）；“倦客秋多，秋气还如酒盏何。松风度曲，风水飘飘承我足”（《减字木兰花》“山蟠酒绿”）。无论兴起狂歌，还是浅斟低唱，音乐都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情工具。不仅如此，蔡氏还继承了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艺术之道。陶诗喜用“清”字来描述丝竹管弦之美有5处，如“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赠羊长史》）、“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咏贫士》其三）以及“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述酒》）等，而蔡松年亦追步渊明，其诗词中用“清”字表现音乐美感者有10处之多，如“自爱淳音含太古，谁传清溜入南薰”（《槽声同彦高赋》）、“谁识昂藏野鹤，肯受华轩羁缚，清唳白苹洲”（《水调歌头》“西山六街碧”）、“深樾不妨清吹度，野情自与游鱼熟”（《满江红》“半岭云根”）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和官场彻底决裂,最终实现了归园的美好理想。他笔下的音乐充满着自然与和谐,这是他桃源生活中怡情遣兴的工具。而蔡松年身居宰辅之职,寄身女真统治之下,他逃不掉被人猜疑、受人排斥的境遇,其音乐描写往往多一层感伤和无奈的色彩。

其三,清高淡泊之精神气度。不仅如此,陶渊明诗文喜欢以“清”来显示其精神气度,统计显示约有8处之多,像“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时运》)、“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己酉岁九月九日》)、“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等等,可见,在渊明眼里,“清”是对人精神气度的最高赞扬,故“清”字广泛地用于其喜欢的各种事物:悠想清沂美好、与人共叙清话、清颜赏心悦目、清酤以乐当年、清言寄问金心。而蔡松年也有同样追求,其名句曰“晋室有先觉,柴桑老渊明”(《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二),将陶渊明视为“先觉”,赞美他辞官归隐的惊人举动,仰慕他超脱凡俗的清高气度“嗜酒偏怜风竹,晋客神清,多寄虚玄”(《雨中花》“嗜酒偏怜风竹”),蔡氏向往魏晋风流,渴望过一种随性任真、张扬个性的自由生活“南州气味连三月,东晋风流共一觞”(《黄海棠》),他想忘掉尔虞我诈、远离明争暗斗,或沉迷于温柔醉乡,象魏晋高士陶渊明一样饮酒放歌。渊明的风流气度,俨然成了蔡松年精神上的重要支柱,为其精神困境指明了出路。如稍加统计,蔡氏作品中,这种以“清”来形容的抒情主人公人格气度的诗句有11次,著名的

有“欲立冻云搜杰句,却思仙客退清班”(《雪晴呈玉堂诸公》)、“老境玩清世,甘作醉乡侯”(《水调歌头》“星河淡城阙”)、“嗜酒偏怜风竹,晋客神清,多寄虚玄。”(《雨中花》(嗜酒偏怜风竹)、“会意清言穷理窟,人间万事冥濛。”(《临江仙》“谁信玉堂金马客”)等等。

总之,以“清”字来描摹自然景象的清丽,以“清”字来形容丝竹管弦的清越婉转,以及以“清”字来肯定清高淡泊的精神气度,成为蔡松年对陶渊明风格接受的基本内涵,是其诗词具有“陶味”的直接表现,用“清”字来彪炳气度禀赋的清高淡泊则是蔡松年对陶渊明的深度接受,是精神气度、价值观念方面的继承吸取。所以,蒋寅在《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中对“清”即有如下评判“‘清’是与‘浑厚’相对的一种审美趣味,它明快而澹净,有一种透明感,像雨后的桦林、带露的碧荷、水中的梅影、秋日的晴空;也像深涧山泉、密林幽潭,有时会有寒冽逼人的感觉,如柳宗元《小石潭记》所写的让人不可久居。总之,作为风格范畴的‘清’,我觉得可以表述为形象鲜明、气质超脱……的感觉印象。”^[6]所论颇为恰切。

(三) 对陶渊明自然率真语言的学习

陶诗的语言天然入妙是古代诗人和诗论家的共识“晋宋间诗,以俳偶雕刻为工;靖节则真率自然,倾倒所有,当时人初不知尚也。”^[7]蔡松年在学习陶诗这种自然质朴的语言方面,主要体现在他时常化用陶渊明语言方面。不妨选取陶诗与蔡诗的相关诗句做一简要比较,见表1。

表1 蔡氏对陶诗借鉴举例

陶 诗	蔡 诗
1 举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兮辞》)	浊酒古壘洗,停觞问新松。(《七月还祁》)
2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	落身世网痴仍绝,挂眼山光计已成。(《师还求归镇阳》)
3 既自以心为形役,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	却视高盖车,身宠神已辱。(《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四)
4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	到家问松菊,早作解官计。(《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七)
5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去来兮辞》)	行将问征途,满眼西山碧。(《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九)
6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归去来兮辞》)	夕阳叩柴门,欢迎来仆僮。(《七月还祁》)

蔡松年诗词反复使用具有“陶味”的诗歌语言,如“三径”、“松菊”、“东篱”、“尘网”、“壶觞”、“琴书”、“结庐”等,或咏自然美景给

他的愉悦感受,或言险恶官场给他的精神屈辱,或道隐逸山林给他的心灵慰藉,或喜佳友知音给他的欣喜畅快。这些词汇的使用,使蔡松年的诗

在自然平淡的语言美中隐寓着高尚的情感态度和深刻的人生感悟。

二、蔡松年对陶渊明人格思想的追求

蔡松年对陶渊明表现出了特殊的仰慕，其赞颂陶渊明的诗句俯拾即是，如“时无陶彭泽，此曲难知音”（《丁巳九月，梦与范季霭同登北潭之临芳亭，觉而作诗记其事，以示范》）、“晋室有先觉，柴桑老渊明”（《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十三首》其二）、“庾老南楼佳兴，陶令东篱高咏，千古赏音稀”（《水调歌头》“空凉万家月”）“渊明千载意，松偃斜川道”（《千秋岁》“碧轩清胜”）等等，可见出蔡氏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推重。

（一）对陶渊明高尚人格的倾慕

众所周知，陶渊明常以松、菊等意象来营造宁静清幽、淡远冲和的田园风景图，表达其归隐后怡然自得、快然自适的心境。由于蔡松年倾慕陶氏人格，故他自觉地继承了陶渊明“松”、“菊”意象的文化内涵。如略作统计，其诗词中共有28处与“松”相关、有9处与“菊”相关。但是，有一点必须看到，蔡松年除了继承陶渊明“松”、“菊”的品格以外，他还有着自我的追求，对陶氏有所开拓。如蔡氏将“松”置于北国特有的环境中加以观照，赞美“松”之坚贞、豪迈，如“老松阅世几千尺，玉骨冷风战天碧”（《晚夏驿骑再之凉陉，观猎山间，往来十有五日，因书成诗》）、“古殿苍松偃蹇，孤云丈室清深”（《西江月》“古殿苍松偃蹇”）。另外，借“松”体现隐士的优雅闲适，如“到家问松菊，早作解官计”（《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七）、“我亦疏慵归计久，欲乞幽间松雪”（《念奴娇》“大江澄练”）等。再者，有时还借“松”反映内心的复杂情感，如“风萤开阖度松阴，松下飘然倦客心”（《秋日》）、“水村秋入江场，梦惊万壑松风冷”（《水龙吟》“水村秋入江场”）。蔡松年陷身于重重的矛盾之中，无法摆脱的现实使他的归隐成为梦想，“松”不再只是自然景象，不再只是象征萧散恬淡，痛苦的心境和凄冷的梦境使蔡松年笔下的“松”更多了一些灰冷和阴暗。至于“菊”，蔡氏或歌颂菊花芳香、坚强的品格，如“一段斜川松菊，瘦而芳”（《相见欢》“云闲晚溜琅琅”）。或表现自我隐逸高远的情怀，如“到家问松菊，早作官解计。”（《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七），或以菊表现重阳节的文化精神，以此抒发家国之思、故园之念。总之，通过对“松”“菊”意象的继承与创新，

表达蔡氏对陶渊明高尚人格的倾慕和向往。

不仅如此，蔡松年还喜欢正直、虚心、有节的“竹”。说到“竹”与渊明渊源，有学者认为：“陶渊明所在的今湖南常德一带，古时盛产猫竹（后称茅竹、毛竹），白鹿竹（又称白竹）。”^[8]生活其中的陶渊明，其生命及思想与“竹”关系密切。陶渊明诗文中共有7处用了“竹”，其间他或欣赏翠绿葱郁，或借“竹”形象地阐释自然之理，表达对友朋的思念之情。蔡松年对竹亦情有独钟，其诗词中“竹”意象出现了27次，正是在对竹的反复歌咏、欣赏玩味中，透露出他向包括陶渊明在内的古代先贤学习的志向。“我欲婆娑竹林国，洗空尘耳正须君”（《糟声同彦高赋》）、“怀哉竹林人，吾方仰高山”（《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十三）。由上可知，蔡松年通过对松、菊、竹等意象品格气质的咏叹，我们可间接见出其陶渊明人格思想的钦慕。

但是，北国寒冷的气候特征和蔡松年的“贰臣”身份，使他诗词中松、菊、竹的寒气似乎重了些，松的悲鸣、菊的枯瘦、竹的稀疏，既是环境使然，又是其心境的外化。因此，高尚和坚贞对于蔡松年而言，只是一种理想和追求，他与渊明的高尚人格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也是蔡松年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

（二）对陶渊明隐逸情怀的向往

远离尘嚣、洁身自好、耿介孤傲、超脱潇洒的渊明，成为后代文人追慕的楷模，尤其对那些仕途中备受磨难，阅尽漂泊流离之苦的士人，渊明简直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是医治其心灵痛苦的良方，蔡松年也是视渊明为良药的。他羁旅北方，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残暴和压力，加之性格的懦弱，他难以与金人彻底决裂，所以他便在仕与隐的天平上摇摆徘徊。蔡松年诗词中“归”字共出现39次，按其思想内涵，大致可为三类：

其一，盼归的急切。“适意在归与，肉食非我谋”（《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一）、“我亦疏慵归计久，欲乞幽间松雪”（《念奴娇》“大江澄练”），陶渊明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是蔡松年最渴盼的。篱菊松竹环抱的乡村美景，可浇去他心中郁积的忧虑块垒。故其诗词中，归意已久、归心似箭、归计难忘、归梦萦绕，那种渴望归去的心情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其二，难归的苦闷。“江山本谁争，但苦归不早”（《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颖上，对新月独酌》其八）、“屋西便与秋山约，莫遣归来见白须”（《初卜潭西新居》）。蔡松年《水龙吟·序》云：

“但空疏之迹，晚被宠荣，叨陪国论，上恩未报，未敢遽言乞骸”，表明他虽刻意林泉，但迫于生活的需要，蒙受金主的隆恩，还是难以辞官归隐。“苦食不足”的解释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相比则显得苍白，也缺乏决绝之心，这也是蔡氏人格境界无法企及陶渊明的地方。

其三，暂归的喜悦。其《满江红》（“玉斧云孙”）写道：迎着好风、踏着红尘软路，抒情主人公悬流勇退，萧闲归去，虽然只是短暂的归去，或是精神的归去，亦足以令人欣喜。“看归来、都卷五湖光”，“归时团月印天心”，“重作梅花上元约”，无论是湖光山色，还是圆月高悬、寒梅吐蕊，都给归来的诗人以安抚，这是何等的欢欣！“大梁一官且归去，酒肠云梦吞千缸。”什么官场、什么权势，在千缸美酒面前何足挂齿，归去的恣意生活何等豪迈惬意！

蔡松年有着浓重的“倦游”情绪，其诗词的重要情感主题就是对官场的“倦”。“倦游”一词在其作品中多达14次之多，“倦客”一词也有3次。但较之陶渊明，蔡松年归隐遇到的阻碍十分强大，《金史·刑志》即指出，金廷“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9]在女真君主的高压之下，士人是没有隐居自由的，所以欲效法渊明而又不得的苦闷，折磨着蔡松年的心，穷其一生他都在这种矛盾的煎熬中过活。

当然，必须看到，蔡松年在性格、经历、思想等方面与陶渊明有相似之处，他自觉地以渊明为精神导师，但他又不是机械地模仿渊明，由于其置身于北国的特定环境，处于民族政权更迭的变革时期，又因其受北方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使得蔡氏在接受渊明的同时，并未遗失自我，正如元好问评价苏轼效陶那样“东坡和陶，气象只是东坡”^[10]，所以蔡氏慕陶效陶，亦有自我气象，如蔡氏文风颇有“雄放清劲”的北地风格，不同于陶诗的清自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蔡氏人格的懦弱和摇摆，往往仕途越顺利，离他渴望的隐居生活就越遥远，他仕隐的矛盾便越激烈，他内心的痛苦便越发深切，这时陶渊明只是抚慰他心灵的寄托、医治痛苦的良药，他最终无法像渊明那样毅然地归隐田园，这不免使蔡氏对陶渊明的

接受有流于形式之嫌，故在人格境界上，蔡氏无法与渊明相提并论。

总之，在陶渊明接受史上，蔡松年是金源文坛最早关注、接受陶渊明的文人之一。他将陶渊明引入了北国，提升了金代文学的艺术起点，陶渊明诗文中追求自由、热爱自然、鞭挞黑暗、拒绝丑恶等具有原型意义的“诗胎”、“母题”，大大丰富了金代文学的武库；陶渊明对隐逸追求、对田园生活的歌吟，也成了金源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征，而这一切，都和蔡松年的慕陶、效陶有着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同时，金代文人在接受陶渊明时少了几分陶氏的坚定和执着，多了些许的清寂和苦涩，也使人能依稀看到蔡松年效陶时的影子。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金代文坛对陶渊明接受的特色以及文化取向上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张晶. 辽金元文学论稿[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49.
- [2]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02.
- [3](宋)苏轼. 苏轼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644.
- [4]北京大学中文系. 陶渊明资料汇编(上)[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02.
- [5]北京大学中文系. 陶渊明资料汇编(下)[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23.
- [6]蒋寅. 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00(1): 146.
- [7](明)许学夷. 诗源辩体(卷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105.
- [8]姜涂伦. “桃花源”中何以有桑竹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6(5): 24.
- [9](元)脱脱. 金史·刑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014.
- [10]钟优民. 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C].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158.

(责任编辑 吴国富)